

上海风情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风情

● 赵丽宏 等

●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尧 耕

封面设计：杨德鸿

上海风情

刘征泰 袁 鹰 赵丽宏 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 开本：787×96 1/32

印张：6 1/2 插页：1 字数：105000

ISBN 7-5426-0020-6/I·8

定价：1.70 元

编者寄语

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之一。她引四海同胞为之神往，五洲朋友为之瞩目。

从黄浦江畔一个寂寞的小渔村站立而起，拨开历史的风云，赶走岁月的雨雪，历尽人世的沧桑，特别是近一百余年来的负重跋涉，她终于以伟岸的英姿，恢宏的气度，时代的风采，昂然跻身于世界大城市之列。

她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民族的再度中兴，

在忘我地创造着、奉献着。上海，你是中国的骄傲。无论是你的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我们都应该为你纵情礼赞！

《上海风情》一书所编辑的31篇散文，为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作家和中青年文学新人近期撰写的新作，是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风貌》散文专辑近二百篇作品中精选的，其中四篇是本书编辑时的特约稿。绝大部分作品经电台配乐广播后，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与好评，并纷纷来信要求尽快出书，以便随时阅读欣赏。文汇报还为此发表了《大都市的剪影——评〈上海风貌〉散文专辑》的评论文章，对它的思想、艺术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

本书意欲成为一枚色彩斑斓的多棱镜，让读者用各自的眼光来透视，以一睹上海风采。其中有城隍庙的变迁，小刀会起义的豫园点春堂旧址，古猗园、醉白池和秋霞圃等明代园林的胜景；有龙华古塔的绰约风姿，佘山天文台与古教堂的相映成趣，淀山湖旖旎的山水风光及《红楼梦》大观园的成功再现；有值得让人凭吊的古代文学家陆机的墓地和民族英雄陈化成浴血奋战过的古炮台遗址；有千轮竞秀的浦江港口景色和外白渡桥留下的辛酸故事；有号称世界建筑博览会的外滩的高层建筑，梧

桐浓荫掩映一溜长商品橱窗的淮海路；有带有异国情调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幽静故居；有周恩来将军当年力战群敌的思南路上的周公馆；有现代化的卫星城金山石化厂的雄奇景观与宝山钢城创业者的闪光的脚印；有造型新颖别致、建筑富丽堂皇的中外合资经营的华亭宾馆，国际一流水平的体育设施上海游泳馆；有富于生活情趣的街头小景；有与英国玫瑰齐名的崇明水仙……它们以细腻的笔墨，浓丽的色调，别具匠心地为上海勾勒出了一帧都市风情画卷。而大部分作品出自名家手笔，文字清新流利，构思巧妙，写景抒情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神韵。我们相信这个散文集，一定能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甚至旅游者带来浓厚的兴趣。

本书在结集过程中，得到上海三联书店编辑和有关作家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如有不当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施 圣 扬

目 录

编者寄语.....	施圣扬 (1)
远去的航船.....	刘征泰 (1)
思南路上的梧桐树.....	袁 鹰 (9)
鲁迅墓前的花.....	赵丽宏 (15)
一片绿荫下.....	吴芝麟 (22)
星城抒情.....	葛 子 (28)
丁家桥的畅想	
——献给宝钢的歌.....	周嘉俊 (34)
黄浦江遐思.....	雁 翼 (43)
阻塞的外滩.....	史中兴 (48)
献给外白渡桥的赞歌.....	季振邦 (53)

吴淞，上海的门户·····	施圣扬 (59)
街头小景·····	何 为 (67)
淮海路的绿荫·····	胡廷楠 (71)
华亭的魅力·····	吴芝麟 (77)
水晶宫速写·····	周林发 (82)
一所无名的艺术宫殿·····	左 泥 (89)
大地与蓝天·····	刘征泰 (95)
当我经过北站的时候·····	田永昌 (105)
大世界的节日之夜·····	陈圣来 (113)
豫园情思·····	赵丽宏 (121)
城隍庙遐想·····	燕 平 (127)
玉佛寺纪游·····	周尊攘 (134)
重访龙华塔·····	欧阳文彬 (139)
淀山湖之游·····	峻 青 (145)
秋霞圃今昔·····	秦瘦鸥 (151)
春游古猗园·····	黄 裳 (157)
醉白池记·····	师 陀 (163)
上海植物园写生·····	龚 柯 (168)
练塘风情·····	冰 夫 (172)
汇龙潭畔的元宵节·····	刘绪源 (179)
春之信念	
——崇明水仙礼赞·····	宋 超 (186)
九峰行·····	王建民、何惠明 (193)

远去的航船

刘 征 泰

这是一条背静的小街。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流和喧嚣的市声，甚至也很少有过往的车辆。街不长，一眼能望到尽头；两侧人行道上栽种着粗壮的法国梧桐，每到春夏之交，婆娑的绿叶伞盖似地遮住了整个街面。

在小街的东段，座落着一幢并不十分显眼的小洋房。一楼一底，临街窗面，倾斜的屋顶上伸出矮矮的烟囱；楼房外壁用水泥镶嵌着一枚枚小小的河卵石，由于年深月久，在浓郁的树荫下呈现一种斑驳的紫褐。

门牌上写的是香山路7号，也就是过去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这是孙中山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上海中山故居，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早先，这幢楼房以及附属的那个小花园是外国侨民的私人产业。辛亥革命后，孙先生奔走国事，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两地，风尘仆仆，万分辛劳，却一直没有固定的寓所。于是，出于对先生的热爱，旅居加拿大的一些华侨集资捐赠，将这幢房子买了下来。所以，从1918年夏季到1924年初冬，六年间，除去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先生在此地断断续续居住了大约三度春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静静的香山路。中山故居的铁门打开了，接待我的讲解员小周，是一位挺秀气的姑娘。她把我领进一间休息室，换上软质的拖鞋，然后推开一道侧门，来到走廊。小周告诉我，孙先生在寓所先后住过三次：第一次是1918年7月，先生因护法斗争失利，避居上海，起先住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党部机关，后来移居这里。先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发愤著书，完成了有名的《建国方略》，办起了《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还接见了各界代表。第二次是1922年8月，由于陈炯明的背叛，先生登上永丰舰，不得不离开广州来上海。在这里，他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在

“艰难顿挫”、“孑然无助”的困境中，找到了光明的前途。先生最后一次来此地，是在1924年11月。当时，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邀请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先生由广州起程，在上海寓所住了几天，然后，乘船取道日本，经天津到北京。

我首先参观了故居的底层。这里有客厅和餐厅，其余的房间里住过厨师、随从和侍卫长马湘率领的警卫人员。

客厅与餐厅仅一门相隔，拉开滑门，便成为一大间。小周打开吊灯，整个厅房顿时充满柔和的、橙黄色的光线。

“这是孙先生通常会客和接见新闻记者的地方。”小周指点着客厅里的桌几、沙发对我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学联的几位年轻人前来拜访，先生请他们坐沙发，自己坐一旁。孙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对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却由衷钦佩，给予很高评价，还专门拨款资助他们。当时，孙夫人就坐在靠近先生的那一头，用英文打字机记录着谈话的内容。”

姑娘的声音稳重、悦耳，带着讲解员惯有的简洁。然而听得出，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她巡视着这空落落的客厅，仿佛看到先生和他贤淑美丽的夫人，依然端坐在这温暖的灯光下，用他们的一片赤诚，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和同志……

我仔细观看客厅和餐厅的各种陈设。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先生最喜爱的墨竹图；屋角，有几盆素洁幽香的兰草，兰竹交映，一如先生的品德与情操。餐厅内，有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佩带过的指挥刀，有先生和夫人在我国第一架自制的飞机前的留影，有友人赠送的“醒狮”大理石画屏。圆形的餐桌中央，还插着一瓶淡雅的鲜花，那是小周姑娘踏着晶莹的晨露，刚从厅外的小花园里采撷来的。小周说，先生的饮食极其简单，长年吃素，每顿不过几小碟菜，偶尔来客留饭，才请夫人关照厨房加炒一点鸡蛋。抚摸着餐桌旁的一把把木椅，我沉默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油然而起。呵，一个领导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伟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开国元勋，却严于律己，过着如此清寒朴素的生活，那些飞扬跋扈、纵情声色的人，在先生这面明镜前，难道不感到羞耻么？

我们登上二楼。那里有两间屋子，左边一间是中山先生夫妇的卧室，右边，是先生的书房兼办公室。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孙中山先生经历了 he 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转变。

1918年，西南军阀勾结官僚政客非法改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他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大患在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痛愤之余，他决心埋头著述，想用科学和实业来拯救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住进这座寓所，

伏案疾书，在一页页洁白的稿笺上倾注了振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这本书是用英语写成的，后来由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马君武分段回译成中文。先生用英文著书，主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同情和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现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英文原版书就赫然陈列在先生的大书架上，尽管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书脊已经微微泛黄，而这部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的巨著，却依然焕发着它不朽的思想光芒！

我瞻仰了先生工作过的黑漆布面书桌。上面放着一方引人注目的大砚台，还有一盒油色尚新的红印泥。在这里，除了著书，先生还拟电稿，署文件，研究中小学的教材，为友人的新作题跋作序；也正是在这张书桌上，他手掇狼毫笔，饱蘸浓墨，为后人留下了四个庄严的大字——“天下为公”。

孙中山与李大钊的那次会晤也是在这间书房里举行的。那时陈炯明撕去革命党人的外衣，炮轰总统府，公然背叛栽培他多年的孙先生。先生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永丰舰在恶浪滔天的大海上漂驶，没有月色，没有星光，不知前途在何方！他再次来到上海，住进莫利爱路寓所。白天，他默默伫立在小楼的窗前，向左望去，隔壁就是绿草如茵的法国公园，华人是不得入内的，而那些手牵洋狗的外国太太老

爷们，却在喷水池边得意忘形地调笑。深夜，他难以入眠，悄悄走下楼，在花木扶疏的草坪上久久地徘徊。小贩们凄凉的叫卖是早已听不见了，租界沉入了灰黯的梦乡，而安南巡捕笃笃的马蹄声却彻夜不止，有时，还会传来刺耳的警笛声。呵，中华，古老而年幼的国家！你积贫积弱，忍受着列强的宰割。正是因为爱你爱得太深，才为你叹息，为你流泪，才盼望你挺起胸膛，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茫无际涯的夜色里，中山先生感到深深的痛楚、彷徨，乃至绝望……

八月下旬的一天，一位不寻常的客人走进了先生的书房。他身穿夏布长衫，蓄着浓密的八字胡须，圆圆的脸盘上露出亲切、诚恳的笑容。他就是孙先生仰慕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大钊同志带着中央全会的委托，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赶来，要同孙先生商谈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问题。患难见知己，在他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党伸出了友谊的手，先生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会谈开始了，这两位时代的伟人坐在书房的那只长沙发上，促膝交谈，越谈越投机，到了“几乎忘食”的地步。在座的还有林伯渠同志。据侍卫长马湘的回忆，会谈持续了整整六天，先生书房的灯光长明不熄，先生还特别吩咐，在会谈期间闭门谢客，无关的人一概不许进楼。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先生的事业从此起了

一个质的飞跃！几天后，他就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不久，又指出革命事业的真正动力在于民众，从而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他回到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革命的精神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同盟。接着，他办起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北伐宣言》，他身披戎装，督师韶关，还坚决平息了英帝国主义直接策划的商团叛乱……。国民革命的形势一日千里，犹如钱塘江的大潮，浩浩荡荡，奔腾向前！

我跟随着小周缓缓走下楼去。客厅的灯依然亮着，还是那么温暖、柔和。晨风轻轻吹拂，送来一缕兰草的馨香。我们凝望着窗外那栽满冬青、剑兰、香樟和铁树的小花园，耳畔似乎还能听到先生遗留在草坪上趑趄的脚步声。忽然我发现小周修长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了。

“先生北上，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在客厅里举行的。”她轻声说：“当时，段祺瑞还在台上，先生此行实际上是冒着风险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因为长期积劳，他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可怕的癌细胞已经在开始吞噬先生的肝脏。可是，为了和平统一，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先生抱着‘身先国民’

的决心，毅然登上了北去的航船。先生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是的，先生走了，他登上了远去的航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浪迹天涯，云游欧美，在大海上航行了20万公里。他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水手，驾驶着航船，在暗夜里，在风雪中，在险象环生的礁丛间勇敢地行进着。

是的，先生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是，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句先生的临终遗言，日日夜夜回响在海峡两岸。我坚信，十万万骨肉同胞一定会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开创一个我们民族灿烂辉煌的新时代；到那时，如果先生的英灵有知，一定会幸福地欢笑的！



思南路上的梧桐树

袁 康

上海思南路，依旧还是那样的安静、清凉，不论是潇潇的风雨，不论是炎炎的烈日，思南路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总是深情地伸展双臂，枝叶交叉，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

四五十年前，当思南路还叫马斯南路的年代，它在上海人心目中，就已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人们谈起茂密的林荫道，就会赞叹地说：“像马斯南路那样。”

那时，马斯南路是上海旧法租界的住宅区，旧法租界的路名，大多是法国人的名字。例如霞飞路（现